

鍾榮光與嶺南大學

祝秀俠

南鍾北張桃李芬芳

在南中國一生盡瘁嶺南大學的鍾榮光先生，足與天津南開學校的張伯苓先生媲美，當時有北張南鍾之譽。鍾先生爲廣東省中山縣小欖鎮人，生於前清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）名榮光，號惺可。欖鎮地方富裕，桑基魚塘，滿目皆是，鄉人多以農桑爲業，父玉龍初亦業



農，家小康，後改營商，時中外通商，乃赴香港營商肆，先生年少隨侍，得視洋場之盛，近接省會之廣，故自少觀感一新。性聰穎，髫齡入塾，過目不忘，負笈廣州，就讀於大館，并從吳道鎔太史遊，年十七應童子試得售，光緒十五年副貢，年二十九，中式光緒甲午科第九十五名舉人，當清廷政治窳敗之秋，內憂外患，無心再求功名進取，因設館於廣州授徒自給。時孫中山先生推行革命運動，在港秘密謀起事，鍾先生聞而欣奮，於一八九六年秘密加入興中會爲會員，創辦

教育界元老已故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遺像。

鍾榮光與嶺南大學

「可報」「安雅報」等，并結識陳少白楊鶴齡等革命人士。其時新聞事業尚幼稚，內容貧乏，未幾，復招官府之忌，盡行禁封。在此期間，適有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及西醫生，在廣州長堤開設博濟醫院，在四牌樓開設「格致書院」，寓傳道於醫藥及教育，先生與其中人士相稔，感覺救人救世，非迎頭趕上，接受新知識力求進步不可，乃赴格致書院報名爲學生，「格致書院」即後來嶺南大學之前身也。

道光緒廿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格致書院選廣州河南花地開課，先生赴港道濟會堂向王旭初牧師領受洗禮，皈依基督，剪髮易服，革除舊習，與其侍妾鄧女士脫離，日與廖德山，區鳳墀，楊襄甫諸基督信教及牧師研求教義，格致書院旋改名嶺南學堂，先生一面學習英文一面擔任該校總教習，教學相兼，中國士大夫以鍾舉人之名望，紛遣子弟入學，先生亦於一九〇五年成爲該學堂預備班畢業生，其時先生年三十九矣。

時史堅如亦在該校列爲學生，祕密從事革命，暗購炸藥，欲伺機炸斃兩廣總督德壽，事發被捕，鍾先生與外美人尹嘉監督設法營救無效，史堅如處死刑，爲革命最初的犧牲烈士之一，亦嶺南歷史上一大光榮，以史事影響，學堂急遷澳門，自此先生已決心終身獻給教育事業，亦認爲救國革新非從教育着手不可，常勸其生從少參加政治活動，要以安心讀書求學爲學生本份。

不久，嶺南從澳門遷回花地，得名牙醫劉子威之助在河南康樂村購地廿餘畝爲永久校址，建築木屋作臨時校舍，初辦大學部第一年，先生再入第一年級深造。

康樂村遠離鬧市，而校園地勢高起，環境清幽，寄宿學子，起居生活其間，其樂淘淘。學校初已兼收女士，當時男女同學風氣未開，爲審慎特別照顧，女生均寄寓鍾公館，以便管理，鍾樂真，廖奉恩，羅有節等，卽其時之女生也。

校基初奠，學校生活，極有紀律，起居作息有時，學生每逢操典周末假出，必須制服整潔，學生值日，肩

披紅帶，精神煥然，咸致嘉許。

此後數年，校址逐漸向外推展，漸涉五村，隔山，鳳凰下渡，諸村，校地已發展至二百餘畝；教師方面，亦增多中外良師，美籍教授如教育家葛理佩，物理博士晏文士。華人方面，如陳輯五，廖德山，徐甘棠等。

光緒卅三年（一九〇七）世界基督教學生大同盟開會於日本，先生與監督尹士嘉同赴日本出席，事畢，假道往華北京津考察教育，經天津時，參觀北洋大學，其時忽為天津巡警局逮捕，指為革命黨，欲圖不軌，粵紳江孔殷等設法營救，電京津同鄉大臣唐紹儀，梁士詒等說項，直督袁世凱遂予釋放，先生在獄已月餘矣，被囚時，先生自分必死，輒閉目祈禱，獄中得句有云：「世間並無不死藥。我生最愛自由花。」

環遊全美勸捐興學

光緒三十四年晏文士博士任嶺南大學監督，鍾先生亦同時膺任華人教務長，襄助校中行政工作，旋派先生環遊世界各地為學校籌款，所到各埠，親向華僑勸捐，并勸華僑子弟回國就學，接受祖國文化，美國各埠之華僑以先生對華僑子弟有特創之教育計劃與設施，咸表擁戴，願以子弟付託教育，捐款亦募得不少。

先生在美勸捐興學之時，亦正孫中山先生在南洋各屬籌募革命起義經費之日，辛亥廣州失敗，死者七十人，皆革命之精英，嶺南學生有高劍父，李熙斌等。廣東光復，各省紛紛組織學生軍，參加北伐，嶺南學生亦組織嶺南學生協助軍政府籌餉隊，全隊學生出發勸捐，旬日之間，捐得五六萬元，繳交軍政府大受嘉獎。時胡漢民被舉任廣東都督，網羅賢俊，組織都督府，嶺南同學錢樹芬任民政司長，陳少白任外交司長，邀請先生任教育司長，先生對教育革新改進，悉力籌劃，并召開全省教育會議，注重各縣地方教育，提倡社會教育，先生仍努力嶺南工作不懈。

民二，袁世凱謀改帝制，派龍濟光入粵作督軍，打擊革命勢力，排除異己，粵省爲革命策源地，欲將革命黨一網打盡，於中秋之夜誘殺警察廳長陳景華，繼開列革命黨人黑名單，先生列黑名單第五名，未幾即派兵嶺南搜捕鍾先生，幸事先校中監督晏文士已得消息，藏先生於其家地窖中，嚴拒兵士進入住宅，星夜護送先生到沙面，乘美艦往香港，登郵輪赴新大陸。

赴美途中，先生感懷時局，痛惜革命事業之挫折，撰「廣東人之廣東」一書，敘述民初要政及革命黨人有朝氣新精神，而彰北洋軍閥袁賊之禍國殃民，此書後在美洲出版。繼往檀香山探訪華僑，招華僑子弟回國接受教育，一面聯絡僑胞，擴大「嶺南之友」範圍。

民國三年，先生在美進哥倫比亞大學深造，選修教育學，以爲實用。

時先生元配何氏在校寓逝世，噩耗驚傳，悲傷莫已。

有鍾芬庭女士，曾在香港創辦安懷女校，巾幗丈夫，爲清末有數之女志士，青年失偶，從事教育，早年固已仰慕鍾先生，此時任教檀島，聞先生有鼓盆之痛，即辭檀島教席，過赴紐約慰唁，先生得此佳侶，即續良緣，不久在紐約教堂舉行婚禮。但此事宣揚一時，以舊俗同姓不婚，頗遭非議，多年以後，雖爲族人諒解，仍傳話柄。

婚後，寄寓紐約華人長老會禮拜堂，時孫中山已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，先生留學餘暇，就任黨紐約支部部長，并創辦「民氣報」，爲團結華僑，宣傳革命之助。

民五，生先環遊全美各城市，獲各地會館華僑贊助，策動組織「嶺南共進會」，各地成立凡十餘處互通消息，經費捐助源源不絕，開華僑資助嶺南經費之先例。先生後在舊金山與陳東生謝已原牧師等發起創辦中華基督教青年會，促進華僑子弟回首，移易社會風氣，成績卓著。

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中國的時局亦動盪不安，嶺南學校財政遭遇困難，美滙暴跌，美方慈善捐款縮減。嶺南必須在當地自力更生，於是董事會陞任鍾榮光為學校副監督，助理華人事務，並電促回校，先生伉儷遂於年初返國。

先生聚精會神，設法克服經費難關，時省長朱慶瀾氏，先生請其來校主持植樹節典禮，藉機報告校事並陳述經費不敷情形，朱省長即席捐助一千元以示提倡，由是學生發起募捐，孫中山先生亦捐助二千元，省府九千元，連海外美洲嶺南共進會，東南亞捐款約叁萬元，華人方面共已募得七八萬元，可以勉強支應年度經費之不足。嶺南校園荒墳頗多，地主頗多留難，復得朱省長之力，公告限期依照補償辦法清理，千餘荒塚，繼續遷葬，多年懸案得以解決，亦先生力向省府陳求之功也。

華人自辦首任校長

民國七年，歐戰結束，嶺南得先生在艱困中沉着肆應，漸顯欣欣向榮之狀，先生認為發動海外募捐，仍應繼續努力，約同監督晏安士，陳輯五教授等秋間出發，先抵星加坡，獲得張弼士先捐款港幣七萬元，為歸國僑生建築宿舍之用，繼赴吉隆坡，暹羅，越南，印尼各地，當地華僑紛紛捐助建築僑校費用，一年之間，約募得當日美金約十二萬元。嶺南特設華僑班，陸續海外回國僑生有百餘人，我國最早辦理僑生返國就讀之學校，嶺南為嚆矢，先生為最早倡辦實行之第一人。

民九年，省港熱心教育人十人各募萬元，建十友堂，粵商馬應彪，譚禮庭等最為熱心。先生生平主張：以我粵業農者佔人口八成以上，而貧農為多，耕種仍用舊法，水利種植，非採用科學改進不可，因極力擬在校設農學院，民七年時美商已捐贈一縑絲廠，至此農學院即成立，并附設職業班以培養農場司理，推廣員及教員。



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年）鐘榮光校長與男女學生合影於嶺南木屋。

此農學院完全在華人董事會主持領導，院內系統，分爲教學，試驗，農業，推廣，四部門，分蠶絲，農產品，森林，水產等系，校本部並附設果木種植場，實驗農場，其他潮安，中山，遠至海南島亦有農場，品種均優良，嶺南出品之水稻，木瓜，柑荔等，市場至獲盛譽。嶺南農科之有聲於時造就不少專門人材，均先生殫力擊劃之功。民十一年，先生再赴瓜哇各埠募捐，得款建築大學宿舍之需，後該宿舍命名爲瓜哇堂。是年先生兼被聘爲市政府參事。

民十二年，孫中山先生由滬返粵任大元帥，在河南土敏土廠設大本營，因濳嶺南大學，向全體員生演說讚譽嶺大規模宏大，再到校內先生之宿舍黑石屋茶點接見外籍教授記者，在前民元時，中山先生因曾蒞訪嶺南，與先生話舊，在校向先生講話一次。民十三年，先生遍走南北美洲，爲學校募款，并積極擴展農學院及實驗農場，校址比鄰墳地次第收購，獲得新農地九百華畝，以建農林試驗場。

民十四年，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，十五年興師北伐，節節勝利，國內打倒軍閥反帝國主義運動，一時澎湃。嶺大爲基督教會創辦，向有貴族化學校之誚，此時受時局影響，學生爲愛國心衝動，又以五州沙基慘案，死傷多人，嶺南亦有學生中彈喪身，於是發展爲反基督及帝國主義行動，嶺南舊生李應林，林逸民，黃啓明，關恩佐，韋懿等人集會於廣州，上書紐約董事會，請考慮以華人主持校政，以免對教會學校敵視，阻礙發展，華人亦樂意分担學校財政責任云云。隨後董事會經遣派一調查團來華調查，建議另選華人充當校長，遵照中國政府法律完成註冊。於是嶺南大學由華人收回自辦，先生爲首任校長。推孫科，金曾澄等十五人爲新校董會，紐約成立基金會，派香雅各爲駐校監督。是時全校學生已達千餘人，先生深得政府重視及信賴，年撥補助經費，國府并聘先生爲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，旋奉派爲中央僑務局局長。國父暨其哲嗣哲生先生均夙對嶺大關懷愛護，哲生先生公子亦均就讀嶺南。

以後數年，嶺大次第成立商學院、工學院，重建博濟醫院及醫學院（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院）籌備上海及海南分校。上海聖約翰大學贈與先生以名譽法律博士學位。

沉迷科舉盡瘁嶺南

民二十一年，日軍襲擊閩北，是爲一二八之役，先生適患膀胱結石，入醫院手術，養病數月後赴海南島海口視察，俾爲海南分校進行開辦事宜。

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，日軍進行侵略，我全面抗戰展開，中樞召開全國各黨派人士及時賢名流，在牯嶺茶話會，共商長期抗戰決策，先生應邀赴廬山出席，翌年，在漢口成立國民參政會，先生受聘爲參政員之一，會後，飛港返穗，作退休之計。將嶺南校長職務，正式親交新校長李應林。轉赴安南海防養疴，年間，逢參政會開會，則由昆明飛赴重慶。其時先生健康不佳，又由海防遷港，病勢遞邇，七五誕辰之日，同學會爲先生開筵祝壽，先生發起募集嶺南永久基金，期以港幣百萬元爲鵠的，旋因太平洋戰事爆發香港陷敵，希望盡成泡影。

先生身陷敵境，憂心如焚，心疾加重，就醫於養和醫院，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七日，溘然長逝，鍾天人親視含殮，靈柩暫厝東華醫院義莊。當先生彌留之際，口授遺囑，殷殷以校事爲念，又嘗自輓一聯曰：「三十年科舉沉迷，自從知罪悔，改以來，革過命，無黨勳，作過官，無政績，留過學，無文憑，才力總後人，唯一事功，盡瘁嶺南至死。兩半球舟車習慣，但以任務完成爲樂，不私財，有自用，不養子，有徒衆，不求名，有記述，靈魂乃真我，幾多磨煉，榮歸基督永生。」

先生爲人謙和誠樸，治事勤慎，待人寬厚，向有「四好先生」之稱，所謂四好，卽逢時，逢事，逢地，逢人均好也。

PANAMA PACIFIC LINE 運往 China, Agents Panama
 改付此處，下日不若。



ON BOARD S. S. Kiamland, July 15, 1924.

此知公函係由南洋各埠之僑胞所寄，其內容多係關於教育之事情，其內容之詳，已登報端，茲將其中之重要部分，略誌一二，以供公函之參考。其內容如下：
 一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重要，及教育之普及，為救國之根本。二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經費，及教育之設備，為教育之基礎。三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方法，及教育之內容，為教育之關鍵。四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地位，及教育之榮譽，為教育之動力。五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前途，及教育之希望，為教育之光輝。

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重要，及教育之普及，為救國之根本。二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經費，及教育之設備，為教育之基礎。三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方法，及教育之內容，為教育之關鍵。四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地位，及教育之榮譽，為教育之動力。五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前途，及教育之希望，為教育之光輝。

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重要，及教育之普及，為救國之根本。二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經費，及教育之設備，為教育之基礎。三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方法，及教育之內容，為教育之關鍵。四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地位，及教育之榮譽，為教育之動力。五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前途，及教育之希望，為教育之光輝。

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重要，及教育之普及，為救國之根本。二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經費，及教育之設備，為教育之基礎。三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方法，及教育之內容，為教育之關鍵。四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地位，及教育之榮譽，為教育之動力。五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前途，及教育之希望，為教育之光輝。

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重要，及教育之普及，為救國之根本。二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經費，及教育之設備，為教育之基礎。三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方法，及教育之內容，為教育之關鍵。四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地位，及教育之榮譽，為教育之動力。五、公函中，多言及教育之前途，及教育之希望，為教育之光輝。

民國十三年(一九二四)鍾榮光校長致三藩市鄭炳舜同學親筆函墨跡。

鍾榮光與嶺南大學

生平不治生產，薄視衣

飾，接長嶺南之日，其夫人

以其呢帽頗舊，私給學生會

長莫君二十元，囑為買一新

帽，先生知之，索錢送入袋

口曰：「吾方接聖約翰大學

博士学位，戴過四方帽，何買

新帽為！」

當在廬山時，先生以餘

暇撰回憶錄萬言并歷年日記

，後度藏校內終於散失，至

為可惜。

抗戰勝利，珠海重光，

嶺南復校，當局及同學深受

遺譚，軫念先哲乃於民國三

十六年一月迎奉先生靈柩返

穗，隆重安葬於嶺南懷士園

，亦先生生前之願也。

二八九

痛棒，再申懷抱。不動舌頭，許汝道道。」寬賢居士（岑學侶，粵人）私淑虛雲，師事數十年，曾為編寫年譜，虛雲生前，並曾過目更正多處，寬賢居港，虛雲致函寬賢：「年譜一冊，今日始得寓目，關河多阻，感嘆奚如，憶壬辰歲春，雲門事變時，雲重傷重病，目不見，耳不聞，奄奄一息，九死餘生，偃臥床褥，弟子侍奉病榻，夙夜詢問予生平事蹟，蓋恐雲有意外及禍患之重來也，雲神情不寧，語音乖澀，隨說隨錄，不成片段，予亦未曾過目，證圓等將稿寄居士考訂，承港中善信，遽爾印行，時閱四年，雲始得見，其中不無誤記之處，今令侍者略為簽出，請居士於刊刻三版時更正之。」函中所說「雲門事變」，是民國四十一年間，虛雲在廣東乳源雲門寺為匪兵洗劫毆打，施以種種荼毒，謂其藏有金條數百兩，白銀數千兩，須繳出，寺僧被毆斃多人，虛雲被木棒鐵棒毒打，肋骨折斷，五竅流血，以為已死，始呼嘯而去。時虛雲已百十二歲，逾七八年，虛雲纔去世。

二、虛雲的出生

虛雲俗姓蕭，名德清，世居湖南湘鄉。父名玉堂，母顏氏。在清朝道光初年，這位玉堂公，以科舉出身，宦遊福建，佐治永春州事；那時，這一對夫婦也已年逾四十，却是膝下無兒，從前人對無後是件大事，玉堂公總覺有所欠缺，顏氏更常常長嗟短嘆，婦道家只有拜佛求神，祈禱神佛給他們蕭家一個後嗣。有一天，她到城外的觀音寺去祈子，但見這所寺院，門牆殘破，頹壞不堪，想是久無香火，顯得十分冷落，出了寺門，又瞧及東關橋樑年久失修，心中暗自禱告，發下宏願，重加興建，說也奇怪，當晚夫妻倆同做一夢，見一長鬚身穿青袍的人，頂着觀音菩薩跨虎而來，躍登榻上，驚醒後互告，訝為奇事，不久，顏氏居然有孕，這自然是天大的喜事，認為出自神賜。第二年玉堂公由永春調差到泉州府，不經不覺，顏氏十月懷胎，瓜熟蒂落，在泉州府衙門